

少年時

新凤霞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封面、插图 励国仪
责任编辑 袁丽娟

少年时

新风霞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（杭州武林路125号）

浙江印校印刷厂排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10.5 插页2 字数150,000 印数00,001—32,620
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R10318·51 定 价：1.30 元

序

老舍的女儿舒济给我打来电话，说：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要出一本新风霞同志少儿时代事迹的集子《少年时》，凤霞同志想让我写序。当晚凤霞同志自己也从电话里和我谈了，第二天就把她的两本书：“艺术生涯”和“新风霞回忆录”给我送来了。这两本集子里，就有她少儿时代的经历。

这两本书都比较厚，拿起来沉甸甸的！可我越看越觉得有意思，只用一天半的工夫，就把它看完了。其中有几篇是在报刊上已经读过的，还有叶圣陶老人为“艺术生涯”写的序，我已经从“叶圣陶序跋集”里读过了。读完了这两本书，新风霞这个人就从纸上劲秀挺拔地、出水芙蓉般站在我的面前！

我见过新风霞，但她不是在台上，我也不是在台下，因为我很少听戏。我记得那是一次招待外宾的场合，在一圈椅子当中，她给我们清唱了一段。对于戏剧我是外行，只觉得这位演员没有化装，却自然而俊俏，声音也很圆润。

关于她的艺术方面，国内外已有盛誉，我是说不上话了。我要赞美的，是她那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的出水白莲般的独立自强的人格，是我们少年儿童学习的好榜样。

新风霞的这些回忆与随想的短文，写得很好很好！为什么好？因为她写的都是旧社会来的艺人社会阶层的苦大仇深的生活经历。都是真情实感，有血有泪，有唱有笑。她不是为抒写而抒写，就象叶老说的，“畅达而深刻”，点缀着一些错别字的字句里，涌溢着她心中甜酸苦辣的感情！

新风霞是个有主见的女性。她在旧社会亲眼看到很多女演员嫁人以后的悲惨经过，所以她很谨慎。她说“对于生活我有我自己的理想和追求”，“我一定要选择一个有学问的、在事业上能对我有帮助的人，而且还得是一个善良、忠厚的好人，做我的终身伴侣可靠的人”。她说到也做到了。对

于她在挑选终身伴侣的这个“谨慎”，我看有些女知识分子似乎还没有做到。

凤霞同志还有几句对现在的青少年讲的，披肝沥胆、字字沉痛的话：

“我最羡慕的是今天的年轻人，你们多幸福呀！不幸的道路走过来了，惨痛的经验教训由你们的前一代承担了。国家有了希望，前途无限美好，你们今后可能就是在平坦的大路上前进了，只有努力学习，使自己成为祖国的称职的建设者……青年时代非常短、非常短，可是它是一生的基础，所以千万要抓住它，不要浪费一分钟……老年人常爱讲：‘家贫出孝子’，现在的孩子们不大容易体会这句话了，因为家贫的程度比起当年，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孩子们懂事就上学，毕业就分配，生活有了保障，没有吃不饱饭的威胁，和旧社会比起来大大的不同了。可是我常看到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在街上无聊地打闹……‘四人帮’提倡的那些翻脸不认人，不知道疼人，不懂感情，刻薄、残忍、粗暴、无礼、损人利己，什么都是伸手要，没有自己努力创业的精神，甚至赶不上象我们在旧社会，

从小就知道一切全要靠自己去挣到手，要靠自己去学、去奋发努力……

“亲爱的年轻人，你们是幸福的人，不要浪费时间，抓紧学文化，学科学，担起为人民服务，为国家，为民族争光的重担，创造文明，创造财富。”

我把凤霞同志讲的话抄了下来，因为她讲的比我想讲的话透彻多了。我愿读《少年时》这本集子的青少年们，读过后要好好地记住这些话，这对于你们的现在和将来，都有极大的帮助的。

冰 心

1984年11月27日北京

目 录

序……………冰 心(1)

过 年 ……………(1)

当 当 ……………(5)

弃 儿 ……………(18)

火 灾 ……………(29)

水 灾 ……………(36)

财 产 ……………(54)

吃什么都是香的 ……………(61)

小玲子 ……………(68)

小八红 ……………(73)

跑不了 ……………(77)

做 鞋 ……………(83)

绣 花 ……………(87)

左撇子	(92)
开市大吉	(98)
父 亲	(101)
卖茶的大祖母	(107)
开妓院的二祖母	(113)
过家家	(125)
拜师难	(130)
学哭记	(137)
先学会受罪	(143)
戏衣难	(148)
看 戏	(158)
抄近道	(167)
我演过狗形	(176)
忌 讳	(181)

同盟解体了	(190)
大破台“打鬼”	(194)
不认输	(198)
神牛的灾难	(209)
一个小伤疤	(213)
借道的	(216)
苏三打狗	(220)
可熬出来了	(227)
傻福——水锅大爷	(234)
学文化	(254)
母亲	(273)
后记	(319)

过 年

我的小侄女进幼儿园，外婆买了很多东西，衣服全是里外一新的。孩子们生长在这个社会是多么幸福哇！

我不觉想起自己的童年。我小时住在天津南市贫民区的杨家柴厂的一个大杂院。一院住了十几家，都是贫民，有卖油条的、卖破烂的、卖报的、拉洋车的、拉土车的……他们都是一年到头愁眉苦脸，小孩子也象大人一样的忧郁。

我很小就懂事。我们一家人住一间南房。祖母是半身不遂的病人，不能下地；姑母是寡妇，五十多岁，也住在我家；父亲在妓院卖水果；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弟弟们。除了父亲挣钱外，我姑母和母亲做外活（给裁缝铺做下手活）。我很小

就会做针线活，给妹妹弟弟们做小衣服，大盆洗衣服，收拾屋子，生火、做饭；拆大改小都是我一个人的事。

记得有一次过年：母亲和姑母忙外活，父亲忙着添年货，我帮着父亲剥红果皮，洗水果……过年小孩子们都穿新衣服。我的新衣服永远是用染了色的面口袋做的。过年染一条红罩裤，象得宝贝一样高兴。年二十九晚上睡前把新裤叠好放在枕头底下。这一夜可觉得天亮得慢哪！翻来复去睡不着，突然母亲骂我：“你怎么了？大人累了一天，你还不睡？”好容易盼着天亮了，母亲不许我穿，说：“新罩裤晚上穿，白天还干活哪！别弄脏了。”晚上九点多了，穿上新裤，母亲叫我到丹桂后妓院的胡同口等父亲，拿钱回来好买面（过了十二点面铺上门，就买不上面了）。我高高兴兴一口答应就去了。妓院的胡同里男男女女，包月洋车，家家门前挂着红灯，黄纸叠成的元宝，很热闹。可是不见父亲的影子，只好倚着墙等着，慢慢的人少了，我是又冷又困，倚着垃圾箱睡着了。忽然从妓院里传出来“哗啦！哗啦”的响声，有人喊：“哎呀！哎呀！打死人了！”又听说：“过年您要求个吉庆。”一群日本兵从妓院里出来了，一个

个东倒西歪，好象喝醉了。其中一个兵抓着一个十几岁的姑娘往胡同口外走。这姑娘身穿红缎裤袄，披头散发，满脸是血，挣扎着哭喊。“不要脸！贱货！”原来抓着姑娘的兵是一个穿着日本兵服的中国人，听他说话才知道。这伙人一会儿工夫就挤到胡同口了，我发现父亲也在当中，衣服也被撕破了，手里提篮飞得很高。我也不知哪来的胆子，硬跑进人群拾起篮子。父亲说：“这群野兽砸窑子，连我的钱都抢走了！中国人装日本人！连他祖宗是谁都忘了！”

我拉着父亲回家，知道父亲受了气，要钱买面的事，根本没敢向父亲提。一家人过年都没吃上饺子。

我母亲常爱说的一句话：“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不养儿不知报娘的恩。”我觉得这句老话很对。新社会的幸福儿童，他们没有受过苦，怎么能觉着新社会的味甜如蜜呢？虽然有很多小人书上的故事给他们看，但总不如我们小时候亲身得到的印象深刻。我父亲见着我买东西就说：“人不能忘本，端起碗要想一想。孩子们有穿的有玩的就够了，别老是锦上添花，买个没完。你老送他新衣服、新玩具，他就不懂得难处了，什么事都看易

了，这样你就不是爱他，你是害他。”真是这样。现在的小孩子们不知道为难，起码吃饭问题在他们看来是不成问题的。可我们小时候吃饭真是最要命的问题呀！

当 当^①

解放后市场上各行各业大都在兴旺发展，唯独当铺、小押这个行业没有了。在我童年记忆中，穷苦人家求借无门，实在为难，就只有当当或小押了。当当是把值钱的衣物拿到当铺典当，当几个月、半年、一年……当多少钱，赎的时候要还多少钱，另外再加上利息；当当时给一张当票，将来凭票赎当。小押是拿当票去押钱，能当一块钱的，这个当票就可以押两块钱。当铺的期限是半年、一年，过期不赎就算当死了，东西由当铺处理。可小押的期限，多者十天、半月，少者三天、五天，没有钱赎就算完了。经常有人为了赎不了

① 当(dàng),指抵押,典质,旧社会有当铺。“当当”,头一个字是动词,后一字是名词,意思是到当铺去当东西。

当去偷、去抢、跳河、上吊……

我家住在天津南市贫民区九道弯升平后。这里可是够杂乱的呀！下等妓院、日本窑子，一个挨着一个的白面馆儿、赌博场、小押店、小戏园子、算命的卦摊儿、小卖摊儿。住家的大杂院一般的都是一二十家住一个院儿，细长条的院子，这屋看得见那屋。在我记忆里，演完夜戏回来经过的都是这样的胡同。日本人唱的歌沙哑怪叫象鬼哭狼嚎，尤其半夜里听到可吓人了。日本窑子里弹三弦唱的倒还好看，但当中也夹杂着忽高忽低的怪音。我一向都是跟姐姐一道回家，还有二伯父作伴儿，一个人可不敢走这条道。

南市卢庄子口上有几家大当铺买卖家，一个挨一个，很热闹。

我们家当是常事，可是拿什么去当呢？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呀！只有父亲一件半大老羊皮袄，当了赎，赎了又当，它是当铺的老主户。父亲为人老实忠厚，每次为了困难去当，都是很勉强地去，他拿着皮袄左包右包，磨磨蹭蹭地不愿意去，难受地说：“唉！这件皮袄还没有焐热，又要当去……”母亲生气地说：“看你！去当铺，象是上法场！”父亲火了就骂：“你们这一帮啊，我

都累折了腰哇……”母亲怒气冲冲，使劲嚷：“呸！你也算个男人！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！”父亲从来骂人不打人，雷声再大雨点小，可母亲说话冲人肺管子。父亲实在急了就砸东西，哗啦！把窗上的玻璃砸得粉碎。西北风啊，飕飕地向屋里灌，我们孩子们冻得缩成了团儿。父亲一气，蒙头大睡，母亲抱着孩子坐在门坎上，孩子吃着母亲干瘪的奶，一会儿母亲又站起来抓起那件皮袄，向父亲身上一摔，说：“你发昏当不了死！去不去？大人孩子都跟你饿着，你就这么松蛋包……”父亲为难地看着皮袄发愁。我心里明白父亲平时老实厚道，见着人就陪笑脸，向来胆小怕事，当当求人他可怩头了。父亲正在发愣，我凑过去对母亲讨好地说：“妈妈，让我去当当行吗？”父亲一听就不高兴了：“不用！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去当当，人家连答理你都不答理。”可是母亲说：“行啊，让小凤去吧。”找一块面口袋布包好了皮袄，一边再三地叮嘱我：“拿好了当票攥住了钱。当当的都是为了解穷，要多当几个钱，跟当铺掌柜的多说好话。唉！如今是滚刀尖的艰难日子，小凤啊！要不是为了给你二弟买药救命，也不能这么急。家里没钱，锅干盆净，你去吧……”看见父母为了当当吵架，

我心里真难受。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：“穷吵饿斗哇！”我愿意去，能多当几个钱就更好。我最心疼父亲老实忠厚，见着电线杆子都鞠躬；可是又恨他，在家里见火就着，跟老婆孩子撒气。我打从六七岁起，就知道为母亲解愁，为家里困难分忧，立志长大了唱好戏，给家里挣钱，养活爸爸、妈妈、弟弟、妹妹。

父亲见了这光景不出声了，可是母亲还不依不饶，一阵阵的用话呛他：“你算个男人吗？不当当过不去呀！”我接过包袱走出屋，母亲嘱咐说：“别叫街坊邻居看见，挟着包袱又去当当了。”我很稳当，手里捧着大包袱象玩一样蹦蹦跳跳地向外走。净在家里鸡吵鹅斗，不知道外边刮着风，还飘着小雪花哪！还要小心路上，不敢走小胡同，怕小要饭的抢去包袱。当铺这买卖门面很可怕！又厚又高的围墙，铁栅栏门，还有两扇带锁的大黑门，往里一看阴森森的。墙上突出的一块黑漆牌匾上有个“当”字。门里柜台特别高，只有这一排柜台，什么摆设也没有。柜台里边有更高更大的柜子，收当的老先生戴着眼镜，打着算盘，用毛笔写当票，手指缝夹着笔，一边打着算盘，嘴里还念叨着当的东西的名字。当当的人都是受苦人，